

春風化雨憶賈公

■文·圖片提供／潘家群（成大校友·基督服務團團員）

賈彥文總主教8月22日上午7時40分蒙召，想起與賈公逾半世紀的情誼，十分不捨，特在周報為文悼念懷想。

我在1963年9月到成大進修時和他結緣，他是比利時魯汶大學教育碩士，曾與同是獲魯汶教育碩士的鄭再發主教（當時還是神父），一同在魯汶照顧青年學生，賈公應台南教區羅光主教的邀請，從魯汶回到台南，擔任台南教區副主教及天主教大專中心指導司鐸，大專中心在成大附近，他就住在那裡，他喜歡青年學生，終日和同學們在一起，大多數時間，我們一到中心，就會看到他。1925年出生的賈神父，時年不到40，他總是笑面迎人，從不教訓人，和同學話家長，關心同學的學業、生活，如父如兄，亦師亦友。成大天主教同學會，設在中心，教友同學都喜歡去，都喜歡賈神父，我是其中之一。

我是大陸淪陷時的流亡學生，1949年在大陸的學校解體，從軍來台，1951年考入陸軍官校，畢業後在部隊9年，官至少校連長，經國防部考選，報考大專，錄取成大物理系，因此，我比同班同學約大10歲，與賈神父年差不到10歲。1957年領洗成為天主教友，進成大後，參加了天主教同學會，但是並不常到中心去，大約在半年後的某一日，天主教大專中心的總幹事轉告我說是賈神父找我，我就按約到中心找賈神父。

我一進中心，看到賈神父正與一位同學站著講話，我上前說，我是潘家群，賈神父一愣，說「你找我有事？」這時，我已知道不是賈神父找我，是總幹事假傳聖旨，希望我來中心，我也把握機會和賈神父有了一番長談；因為我和一般剛從高中學校畢業的同學不同，我和賈神父談到以往，也話將來，從此成為亦師亦友的心靈導師，我們也討論「中心」應如何為同學服務，成為同學的「家」，之後，我便常到中心服務，還當了1年總幹事，為增進彼此的接觸與了解，我們4位男同學，1位女同學，還曾邀約賈神父作了一趟環島旅遊。

賈神父很關心人，他對人好，都不露

聲色，他對女同學一樣關心，談吐坦蕩大方，但絕對保持分寸；那時，學生們都是騎腳踏車，他有一部50cc小本田，我們出去，他載男生，不載女生，他也很注意我們的信仰、教育、言行，但從不訓教、指責，他總是在談笑風生中，點出我們易犯的錯誤，從而讓我們心領神會，知道改正。

我是軍人出身，流亡學生從軍來台，先是受孫立人陸訓部入伍生教導總隊的訓練，再考入陸軍官校，畢業後一路帶兵，從排長到連長，進了成大之後重新再當學生，還是一付軍人氣概，在和他相處的幾年間，都被他在談笑間改變了，他曾幽默地說：「你現在不是帶兵官了」，意思是要我的所言所行不能再像個指揮官！在和他相處的歲月中，確實改變了我的言行，學習了他「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的高貴德性。

我們成大的天主教友都參加中心彌撒，他有一個想法，想以大學生為對象，作一系列講道，我與他研討過20多個主題，正準備一篇篇寫成文字，他對同學講完，好留存下來，一如鄭爵銘神父當年在靜山的《講道集》，出版成一本書。但一直沒有開始，後來他榮升嘉義主教，離開中心，這一個集結工作，也就無形中擱置了，相信這是他在中心的一項遺憾。

我1967年成大畢業，派空軍官校任教，仍住台南，「大專中心」仍然是我宗教活動中心，和賈神父關係如常。當年，我認識一位女友，不是中心的女同學，是南科大女生，我們有意結婚時，我曾介紹她與賈神父認識，並聽賈神父意見，我們在1968年結婚，選中心的聖堂為禮堂，賈神父是我的主婚神父，我成為第一位在中心結婚的教友同學。

1969年，長子出生，也是在中心由賈神父為他施洗。每年聖誕節，中心都舉行慶祝活動，我們全家都參加中心的彌撒與活動，後來賈神父晉升嘉義教區主教，中心畢業的教友少了，我開始到勝利路的耶穌聖心堂彌撒，1968年，深受鄭爵銘神父影響的成大同學們，組成了「基督服務團」，賈神父是我們的指導神父，我是團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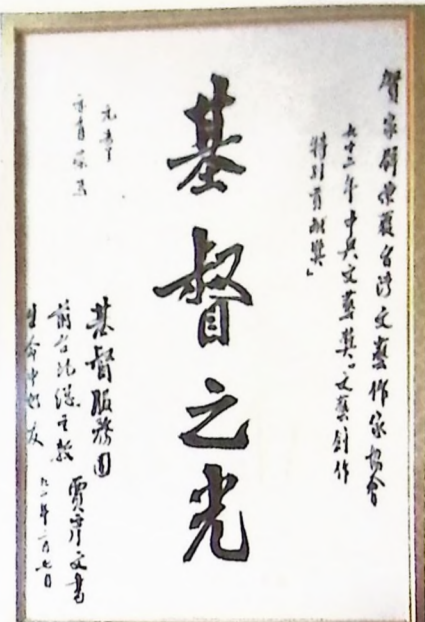
們的關係又加深了一層。

賈神父1970年7月晉陞為嘉義教區主教，1974年轉任花蓮教區主教，1978年任台北總教區總主教，這段期間，我們見面機會少了，但仍有信件與卡片保持著聯絡，精神上他仍是我的神師，他任主教時，已有秘書為他處理信件回信，但他給我的信件和卡片，他都是親筆書寫，連封面也是自己寫，不假手他人，因為我曾寫過一篇短文「信卡分類」，我把親筆寫信卡者，分為「最好朋友」類，認為朋友中，如果他（她）給我的信卡中，看不到他一句話，一個字，信卡是秘書發的大批信卡之一，那這位朋友心中還有我嗎？同時，我對好朋友，好長官也都親筆寫，不用統一印製的方便版，所以直到現在，知道我想法的好友或長官、神長給我的信卡都是親寫，不請秘書代筆，我非常感激，知道這是對我的一種尊重。

賈神父調升台北總教區總主教時，曾希望我到台北擔任他的秘書兼《教友生活週刊》（《天主教周報》前身）的社長，當時我在空官擔任講師，又在德光高中兼課也兼顧行政工作，所以無法北上，婉謝了他的美意。1989年，他從台北總主教退休，因身體違和，駐進新店天主堂，還不斷為教友團體講道，做福傳工作，並就近在耕莘醫院看診，我1999年到新店看他，認為他住的若瑟樓，沒有開闊空間，缺乏活動之處，不適合長期退休居住，建議他到花蓮靜居，我到成大進修前，曾在花蓮防空學校服務10年，認為花蓮空氣新鮮，山明水秀，較西部城市更地廣人稀，很適合老年人生活，他接受了我的意見，於2000年隱退定居花蓮，同時將他留存的剪報，發表及未發表的文稿、照片、個人資料，交我帶回整理。

我整理他一生的資料時，曾想為這位一生奉獻基督的牧人，留下牧靈福傳的腳印，為他編一本書。賈公是位不求名利，謙遜溫和的人，在我「半勉強」、他「半同意」之下，花了兩年時間，於2005年，他80華誕時，編妥一本文集，書名《春風化雨—牧人》，內容分為5輯：《牧函選粹》、《牧人文存》、《牧人雕像》、《師生情誼》、《新聞剪影》，2006年以基督服務團的名義印行。

誠如2005年基督服務團的團長在序文中所言：「潘家群是當年『中心』



▲賈公親手書寫「基督之光」，賀本文作者潘家群榮獲台灣文藝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本文作者潘家群2013年11月赴花蓮靈修中心探訪賈公時，兩人開心合影。

的一員，賈公的言行影響了他的一生，促使他也起而效法基督愛的精神，全心獻身於青年教育。家群獨立擔負起編輯的責任，甚至奉獻了全部印刷費，他滿懷喜樂地完成這件大工作……。」我覺得這是我對賈公如父如兄的回饋，讓他福傳的腳印在人間長存，他去了，但這本書仍在。

賈公不僅和我亦師亦友，更是如父如兄，當我和兒子在交友問題上，在親子關係中溝通不良時，也請賈公做我們家中的導師，孩子自幼就和賈公熟悉，也知道我與賈公的關係。記得曾有一次，他不聲不響來我們家住了3天，在我們家做彌撒，輕言淡語中導正孩子的觀念，促進親子關係家庭和諧，那時他已是主教。他沒有讓任何人知道，因為他在台南很受教友愛戴，教友知道他來了台南，他不得安寧，我們亦不得安寧，他來的目的就無法完成了，他是悄悄地來，悄悄地去。次子也曾為女友關係，到台北去向他請教，那時，他是台北總教區總主教，孩子都把他以家長視之。

賈公移居花蓮後，我曾幾次去看他，他住的環境很好，有散步的庭院，依山傍海，我兩位很好的朋友，曾任防空學校高級官員，都曾去拜訪賈公，表示隨時可在當地為他服務。這時賈公以練毛筆字為趣。

2003年，我獲台灣文藝作家協會頒發中興文藝獎，賈公親題「基督之光」楷書賀我，2006年他又以楷書〈聖方濟和平禱詞〉勉我，這是我擁有賈公最後的墨寶。

2013年11月17日，基督服務團在花東團慶，我們去看賈公，他和我們一起會餐，那時他的健康情形還不錯，那日傍晚，我們在主教公署外的庭園散步，他通常的生活作息是9時就要安歇，這晚，我們邊走邊聊，不覺超過了11時，他精神很好，而我們也很久沒有「聊天」了。所以，22日清晨我看到美基在基服團群組發的LINE：「賈總主教於今晨7:40回到天國。」我寫道：「那一天，在花蓮，談以往不知夜已深，看今日始察體已衰。」就是指這次談話。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過程，無人能免，賈公九二蒙召也算是高壽，但結緣情逾50年，從今天人兩隔，我欲哭無淚，我滿懷心思，在基服團群組中寫下：「音容笑貌仍在，如今何處見您？我永遠的神師，天國等您！」



▲1964年，賈公（前排左四）與成大天主教同學會同學們合影，左三蹲著的即為潘家群。

謙虛、和藹、感恩的好牧人

■文·圖片提供/劉其祥神父(方濟會士)

賈彥文總主教蒙主恩召，我在兩件小事上，看到了賈公的謙虛、和藹、感恩，他能贏得「春風化雨一牧



▲本文作者劉其祥神父(左)與賈公(中)為莫逆之交

人」的雅號，確實實至名歸。1965年，我到達台灣不久，我的兩湖總修院同班同學李恩導神父，特別從澎湖的馬公到台南，邀請當時的賈彥文副主教一齊到台北昆明街一家餐廳，為我「洗塵」，可能在國外太久了，我竟「入境不隨俗」的婉謝了。這婉謝不僅對同學，尤其對賈公更是一件嚴重的失禮，可是，賈公仍是以親切的微笑離開了昆明街，展現了好美的謙虛與和藹。

數年後的一個周末，我在美國麻州堂區彌撒後，一位教友送我1張100美元的支票，強調由我隨意處理，我把支票寄給了時任花

蓮主教的賈公，請他轉送最需要的人。往後，賈公每次見到我都提起那張支票，並表示謝意。後來他到花蓮靈修中心休養，凡聽說探訪者是從內湖來的教友，總要探訪者回到內湖代為問好，而且還親自簽名送我一本《春風化雨一牧人》，那是2005年在他80大壽時，教會菁英們目睹他言行的謙虛，體會他熱愛教友、關愛青年學子的春風化雨，為他所編輯的一部生平言行文集！

2012年9月，林鈴聲及伍瓊芳兩位姊妹陪同我到花蓮靈修中心拜訪賈公，他

又親自簽名送我們各一本《春風化雨一牧人》。歐晉德、黃美基夫婦在書中為文，記述他們所見的賈總主教總是笑容可掬，親切和藹，賈公送給他們裱框好的箴言「非以役人，乃為人役」更是身為主僕的期勉；在法國小德蘭家鄉主持典禮時，仍為所認識的人「靜靜祈禱」，並在小德蘭去世的床前，再作「點名祈禱」……賈公隨時隨地都感謝天主，感謝每一個所認識的人。

願賈公為我們「點名祈禱」，能成為謙虛、和藹、感恩的春風化雨一小羊！



▲本文作者張貞德的父親張秘書(左)見證賈彥文總主教(左四)與李善修神父(左六)為了礁溪聖母朝聖地興建而齊心努力的一段福傳美事。

賈總主教，在主懷中平安永息吧！

■文·圖片提供/張貞德(台北總教區教友)

聖母軍在8月23日開會時，美蓉姊請大家為賈彥文榮休總主教靈魂祈禱，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回憶30多年前，賈總主教接任羅光總主教，成為台北總教區第4任的總主教；賈總主教的親和力強，1989年，他從國外回到台灣，我們30多人乘坐一部遊覽車赴機場迎接他返台，當時的李善修神父總是與賈總主教有說不完的話，尤其是1980年11月9日有王國強等5位教外青年向他報告，在礁溪五峰旗附近下山時，因天色已晚，山路陡峭難行而迷路，在驚險心慌中，清楚看到聖母的影像，燦爛如光，潔白如雪，引領5人化險為夷，平安返家，5位登山客深受感動，萬分感恩，而請求在五峰旗聖母山莊顯靈處為聖母立碑，以資感念。

李善修神父對賈總主教說：「為提倡興建五峰旗聖母朝聖地，不宜以台北總教區發起，以我李善修個人名義，不幸失敗了，願受大家譴責。」賈總主教微笑著說：「既然是為天主做事，為光榮天主、光榮聖母，你安心去做吧！我會為你祈禱。」

賈總主教成為朝聖地的董事長，是籌建會的支柱，從朝聖地籌建開始，就十分關切照顧，每次開會必出席指導，解決各項問題，更屢次捐出彌撒獻儀，或積極向國外募款，為朝聖地籌措經費；數年前，巴黎一位商人，更因兒子在賈總主教手上領受鐸品，而捐助朝聖地經費10萬美元，賈總主教對於五峰旗



▲賈總主教穿著祭衣到張秘書的家中，灑聖水祝福房舍與家庭，左為李善修神父。

聖母朝聖地的興建，確實建樹頗大。

每當有人來到五峰旗聖母朝聖地朝聖，中午共融聚餐時，賈總主教都很謙虛地為每一個人夾菜，並噓寒問暖地問候關心；他退休前，也慷慨地給他的私人秘書一筆俸祿，讓他到大陸找老伴，成家立業，樣樣為人著想。

他任總主教時，經常在晚餐後帶著神父們一起念玫瑰經，賈總主教一生奉獻給天主，有事一定交代家父張秘書辦理；朝聖地的建築執照發下來，家父賈掉台北房子，搬到宜蘭長住，並請賈總主教為我們家祝聖房子，他特別在客房住了一夜，送了我一尊聖母像，讓我珍藏不忘，時時恭敬聖母。

賈總主教一生都走在成聖的路上，不輕易動怒，退休後在花蓮靜養。就算記憶力不佳，認不得人了，仍然揹著十字架，為人祈禱，直至倒在聖母的懷裡。

天使主教的畫像——追念恩師賈彥文總主教

■文/胡寶林(成大教友·寄自維也納)

您生來就有天使的肖像
11歲就自願入修院扮演小天使
從此永遠頂一頭細嫩微禿的毛髮
忙著蒸發溫熱的汗珠
騎著鐵馬和機車 上山下海

微動您四季綻開花朵的嘴唇
愛的字句
就會伴著兩個微皺的酒窩
魔法般呼喚眾多信友
協力把天上的雲層
繙成甘霖華露的慈祥
您那雙略帶憂心的淺眉
總吊住深度的眼鏡
為了把天使賜予的眼珠放大
一眨眼
上主創世紀的光
就從透片射出
那光
照得比燈台上的燈
更亮更遠 更溫馨

您教學生努力在泥土上服務耕耘
化身為受光發芽的蒲公英
原野和幽谷都灑落金黃的光輝
靜靜地閃爍 閃爍
全犧牲 真愛人 常喜樂的訊息
風中的許多影子都感動得改變了顏色
影子變得柔美 幽谷絕處逢生

您是忙碌的
您寬大的祭禮袍服
有如天使的翅膀
用溫暖的翎毛擁抱學生和教友
收集蒲公英結子的花粉
隨風飄越世界
釀成微香的千杯聖酒
向天父高舉

敬禮讚美的姿勢
並傳達耶穌愛和謙卑成聖的福音
為了證實
花粉和肉體都能從泥土中復活
大地晴雨多變
您總把面容當成支架
掛上天使肖像的喜樂和幽默

雲深之處不計時日
層層陰雨 層層陽光
突然顯示和天主相約時辰的記號
扮演天使的漫長歲月
終須離開人間舞台
您留下了終身編組的大戲
以愛、服務和慈祥為名的開放劇本
希望美好的整體合一故事
值得大家用汗水
繼續接力參與編劇上演

今夜確定失眠 思念您的恩典
幾十年的栽培青年大計畫
畫出一幕一幕的故事
在家庭在社會在祖國在世界登場
我們的演出其實還不夠賣力
國家和世界仍然愈見紛擾
如今老淚流成的詩句
都成了懺悔也難以償還的債卷
欠你多少 您總是不計較
從前和今後的事 只有天主全知

祈願您蒙主恩賜
穿著不能再老的祭衣升天
讓我們大合唱吧
高歌祈禱 向您送別
途中必有鳥兒的天籟繼續伴奏
真情的雲彩都會在高空盤旋舞蹈
天父的樂園門檻
將有許多小天使以聖樂迎接



▲聖德蘭姆姆訪台時，賈公親至機場迎接。



▲單樞機與賈總主教追隨鄭爵銘神父，一起培育青年。



▲在比利時深造，賈公仍不忘中華文化。



▲成大中心的學子們深愛如兄如父的賈神父(左二)



▲在魯汶騎著單車，超帥的活力神父。



▲賈公的講道幽默而有深度，收錄在《香風化雨—牧人》當中。



▲黃兆明主教非常感念在答覆畫日的修道院深受賈公(左)的鼓勵與照顧。

念賈公

天主的恩寵，讓我們夫婦倆得幸認識賈總主教，他是我們這兒親愛的父親，也是慈母。想到他，無論何時都是充滿笑容。想起賈公，總會想起許多往事，教誨、跟他一起出遊、他的幽默...現在願分享兩件印象最深...



▲賈總主教的牧徽，一生奉行「求為人役」。

春風化雨一牧人——懷念賈彥文總主教的殷殷教誨

文/黃美基(成大校友·基督服務團團員) 圖/基督服務團·真理電台



▲在台南教區晉牧時，羅光總主教親自為他穿上祭衣。



▲1951年晉鐸時的盛況



▲在羅馬傳信大學時期 ▲春風化雨—牧人



▲朱經武學長最敬愛賈公，2012年邀他參加台灣綜合大學系統校長佈達式。



▲歐晉德夫婦帶著賈總主教(中)一起參觀北二高的壯麗工程



▲光明靜好是賈公的心境寫真

想起賈總主教，腦子裡就浮現出初識他時，神父戴著法國帽，笑容可掬，親切和藹，殷殷垂詢的樣子。一晃已是50多年，那印象仍是那麼鮮明。

剛進入成功大學，就在台南教區天主教大學活動中心認識了我們的輔導——賈彥文神父，跟認識晉德幾乎是同一個時候。在我倆的生命中，賈神父是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在無形中對我倆影響最深的一位神長。

如沐春風 關懷照顧學生無微不至

每當對人提起，我們是賈神父的學生時，總覺得驕傲、幸福，更感謝天主賜給我們一位這麼可親可敬的神長。他對學生的態度是無為而治，可是沒有一個同學不敬愛他。畢業後，陸續繼續從同學口中，知道賈神父對同學及同學家人的關懷真可說是無微不至，不論是經濟上的、生活上的，賈神父無不關切，無不盡力幫忙；與賈神父在一起，毫無壓力，只有「如沐春風」4個字可以形容，賈神父讓每一個跟他相處的人都覺得自己是神父眼中的好孩子，是天主的好兒女，也讓每一個人願意更努力，不忍心讓神父失望。真的，賈神父就是有這樣一股無形的力量。

在1980年前後，許多同學畢業後透過賈神父的幫忙，申請到獎學金赴歐洲留學，有1年暑假，賈神父赴歐洲訪問，



▲2012年，老學生們為賈公慶祝88歲米壽

一時之間，許多留歐同學都趁此機會結婚，希望在賈神父的主持下完成神聖的終身大事。那時我和晉德正在美國讀書，好希望賈神父也能來美國，那麼我們也可以在神父的祝福下接受婚姻聖事，但這個心願終究是沒有達成，雖然這是我們一個小小的遺憾，但這麼多年來，能與賈神父保持密切的聯繫，賈神父對我們的關懷也不曾稍減，不能不感謝天主。

晉德在工作上每遇到困境，或面對進一步的挑戰時，總是會去請教賈公的看法。他曾經提醒晉德，每當做決定後，若感到平安，那就是奉行天主旨意的標記。這不僅對晉德，對我們大家都是獲益匪淺。

大風加力 勉勵承行主旨生活成聖

賈公一直最愛聖女小德蘭的靈修，過去幾年每年夏天，他都到法國生命之母會院住一段時期，過專祈禱的生活。有一年賈公自法國來信，信上說：「8月15日到北部小德蘭家鄉里修主持了一些典禮。雖數千人參加，非常隆重，但我心中只有「靜靜祈禱」，為你們全家、服務團、我們的國家、教會...，在小德蘭去世的床前曾「點名」祈禱了老半天。我想起(大風再吹)：大風起兮晚餐，聖神降臨兮新人生，逆風福音兮達四海，服務犧牲兮愛無止

多希望新的大風吹起新的未來！祝全家平安 不忘晉德的工作，大風加力兮，萬事順。」賈公也常以雷鳴遠神父的「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勉勵人，2001年賈公生日時，送給每人一本《遵愛綿長》，並以書中雷鳴遠神父的話勉勵大家：「為榮主救人，百歲不為多，要堅強地活下去，要永遠積極！」這些寶貴的訓勉，我們非常珍惜，更不敢忘記。總主教的一言一行，點點滴滴，都在我們身上留下了印痕。

及時探望 緊握雙手化作無限祝福

就在今年6月底，賈公因小中風及肺炎住院，很想去看望，卻一直沒有行動。直到8月20日晚上，賈公晚年最信賴最鍾愛、待賈公如父的小友張玉告訴我，若要探望主教，次日務必來花蓮一趟，言下之意，遲了恐怕來不及見主教一面。這次不敢拖延，立刻上網訂票，折騰了許久，終於訂到次日一大早的車票。晉德因那天有要事走不開，雖央求我是否再等一天與他一起去，但深恐再拖延會造成遺憾，還是於周一的一大早獨自來了花蓮。賈公已出院回到保祿牧靈中心休養。看到賈公比起我與晉德4個月前見到他時更消瘦、虛弱了許多，也已無法言語，心裡酸酸的，只能緊緊握住他的手，知

道這次他真的要回家了。不一會兒，居家安寧照顧的兩位護理師來為主教護理。她們兩位一邊照顧主教，一邊好奇地問：神父年輕時是什麼樣的人啊？

我和張玉立刻回答：「是一位溫文爾雅，很有幽默感的神父。」

親如家人 簡單相遇有天主的恩典

思緒立刻回到54年前剛進成大時，在位於大學路的成大天主教大學活動中心——我們稱之為「中心」——初次見到笑容可掬的賈神父的時候。從那時起，我的大學生活就與在「中心」的生活劃上等號。每思及此，就感到當年我們這些學生是何等幸運，能時時在賈神父身旁親近他。神父自己也最懷念這段日子，他在晉鐸金慶感恩祭中曾說：「在我生命當中，記憶最深的就是在成大天主教大學中心(簡稱中心)的日子。記得我中風以後，許多名字都忘了，但，一提起中心的同學，都會想起來，天主特別讓我跟大家有接觸，大家跟我，彼此之間的接觸很簡單，但有很深的結合，這是天主的恩典。也因為有

台南的這段經驗，使我對任何人都很真誠，都很願意與別人結交，好像一家人一樣。」賈公退休後，健康漸漸走下坡，加上聽力不行，於是在2000年到花蓮靜養。初到花蓮那幾年，我們常常電話聊天，他有什麼事想不起時也會打電話給我，他常戲稱我是他的百科全書，至今難忘那段時日，一拿起電話就聽到他開心的聲音叫我：讚美基督！

好像也是從他搬到花蓮那年起，每年1月17日他過生日，我們這些老學生都會很有默契地去花蓮為他慶生。最初幾年，賈公會主持感恩彌撒，跟大家聊天、吃飯、散步。一年一年地過去，主教健忘的情形更嚴重，聽力更退步，精神體力也大不如前，於是，只跟我們一起用午餐，然後就必須回房休息了。

期勉成聖 事主愛人都要愛得徹底

前年(2015年)，賈公90大壽，他在成大最早的一批學生中的華禱石發起為主教大規模慶生，於是許多白髮蒼蒼的老學生不辭路遠回來探望。那一天他很開心，原有的幽默也絲毫未減，雖然許多同學他已叫不出名字，但只要看看名

牌，他就露出孩童般的純真笑容。大家並不在意他是否仍記得自己，只想再看看看令人懷念的、可敬可愛的老主教，也就心滿意足了。

21日那天探望了賈公後，心裡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在回程的車上，過去的事湧上腦海。想起當時木訥內向的我，居然一進大學就交了朋友，家母不放心，進去向賈神父打聽這個朋友是否可靠的往事，不覺莞爾。這時突見窗外一道雨後彩虹，心裡有一絲感動和安慰。

回到台北後，第2天(8月22日)起床後不久，就接到賈公已於清晨7:40安息主懷的消息。這天正好是單樞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個性一剛一柔的兩位神長，生前即為好友，一起培育青年，合作無間；現在又在同一個日子蒙召回家，不能不說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

昨晚重看了一段錄影，是賈公在2011年晉鐸金慶感恩祭上的簡短談話。他說：「我今年88歲，生命的結束很近了，不知道還能活幾年。最後的努力是什麼？我要謙虛、真誠的說，要努力成聖。我在紙上偷偷地在這裡、那裡寫下『成聖』兩個字，好提醒自己。天主是

愛。想要愛人愛得徹底，就要做天主的好兒女。請大家彼此代禱，一起往成聖的路上走。阿們。」

當時88歲的神父，依然謙虛地開勉自己走在成聖的道路上，多麼讓我們感動。不禁深深地感謝天主，在學生時代就讓我們有神父的陪伴，開啟並豐富了我們的生命，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小小天使容容 紀念賈爺爺的文

文·圖/基督服務團



▲晚年照顧賈主教的小天使——趙雲玉姊妹

容容是個9歲的小女孩，住在花蓮。她常隨著媽媽去探望賈主教爺爺，陪爺爺玩，逗爺爺笑。嬰兒時期就領洗的她，正是由爺爺付洗的。

8月22日，爺爺回到天鄉了，小容容說，她要把去醫院探望的事寫一篇作文，來紀念爺爺。這就是容容的文章：今天我出門去醫院看爺爺，爺爺哭了，我幫忙他擦眼淚。

讓我想到上個月發生的一件好玩事兒，就是媽媽請我幫忙給爺爺按摩，爺爺說：「好了，好了，休息一下！」

我和爸爸媽媽都笑了，因為按摩就是一種休息呀！為什麼爺爺還要再休息呢？真好笑！

善良的容容有個善良的媽媽，容容的媽媽趙雲玉姊妹是賈公晚年身邊的小天使。我們這些主教的老學生，常感謝容容的媽媽對賈公無微不至的照顧，其實雲玉照顧主教，純是因為她喜愛單純的主教，以愛父親的心去愛賈公，並不是受任何人之託才照顧的。賈公晚年有這樣的母女陪伴，相信他也感到幸福溫暖！我們也為此感謝讚美天主！

容容是個9歲的小女孩，住在花蓮。她常隨著媽媽去探望賈主教爺爺，陪爺爺玩，逗爺爺笑。嬰兒時期就領洗的她，正是由爺爺付洗的。

今天我出門去醫院看爺爺，爺爺哭了，我幫忙他擦眼淚。讓我想到上個月發生的一件好玩事兒，就是媽媽請我幫忙給爺爺按摩，爺爺說：「好了，好了，休息一下！」

容容是個9歲的小女孩，住在花蓮。她常隨著媽媽去探望賈主教爺爺，陪爺爺玩，逗爺爺笑。嬰兒時期就領洗的她，正是由爺爺付洗的。

8月22日，爺爺回到天鄉了，小容容說，她要把去醫院探望的事寫一篇作文，來紀念爺爺。這就是容容的文章：今天我出門去醫院看爺爺，爺爺哭了，我幫忙他擦眼淚。

讓我想到上個月發生的一件好玩事兒，就是媽媽請我幫忙給爺爺按摩，爺爺說：「好了，好了，休息一下！」

我和爸爸媽媽都笑了，因為按摩就是一種休息呀！為什麼爺爺還要再休息呢？真好笑！

善良的容容有個善良的媽媽，容容的媽媽趙雲玉姊妹是賈公晚年身邊的小天使。我們這些主教的老學生，常感謝容容的媽媽對賈公無微不至的照顧，其實雲玉照顧主教，純是因為她喜愛單純的主教，以愛父親的心去愛賈公，並不是受任何人之託才照顧的。賈公晚年有這樣的母女陪伴，相信他也感到幸福溫暖！我們也為此感謝讚美天主！

容容是個9歲的小女孩，住在花蓮。她常隨著媽媽去探望賈主教爺爺，陪爺爺玩，逗爺爺笑。嬰兒時期就領洗的她，正是由爺爺付洗的。

今天我出門去醫院看爺爺，爺爺哭了，我幫忙他擦眼淚。讓我想到上個月發生的一件好玩事兒，就是媽媽請我幫忙給爺爺按摩，爺爺說：「好了，好了，休息一下！」



▲單樞機與賈總主教(右)與賈彥文總主教兩度莫逆之交，在1967年一起合影的英姿。

容容是個9歲的小女孩，住在花蓮。她常隨著媽媽去探望賈主教爺爺，陪爺爺玩，逗爺爺笑。嬰兒時期就領洗的她，正是由爺爺付洗的。



▲基督服務團團員趙雲玉姊妹照顧賈主教無微不至，是他晚年最依賴的人。▲小容容是賈主教的忘年之交，是他的開心果。



▲賈總主教是歐晉德弟兄這半世紀以來的嚴父與慈母（攝於礁溪五峰旗聖母山莊）

懷念賈公

■文／歐晉德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董事長）

是天主的恩寵，讓我們夫婦倆得幸認識賈總主教，他是我們這半世紀來親愛的父親，也是慈母。記憶中的他，無論何時都是充滿笑容。每想起賈公，總會想起許多往事，他的教誨、跟他一起出遊、他的幽默……現在願分享兩件印象最深刻的事。

大學時，有一次和賈神父及同學騎腳踏車去安平鯤鯓郊遊，當時還不滿40歲的賈神父，非常活潑愛說笑，而在我們這些才20歲上下的學生眼中，賈神父也很慈祥。那天大家在海邊生火煮麵糊塗，每個人胃口都很好，後來我寫了一篇短文記述那天的情形：「賈副主教帶隊添了5、6次麵糊塗，據實況調查，光副主教一人就吃了六大碗。」賈神父看後哈哈大笑說：「晉德，你這個『光副主教』是在取笑我沒有頭髮吧？」因為那時他年紀雖不大，卻早已頂上無毛。畢業後多年，他還記得此事，常常提起，即使在他九十歲生日，許多事早已忘記時，竟然還記得這件小小的趣事。

另一件最記得的事，就是在我任公職後，神父知道我在工作上常遇到很多困擾，特地寫了一段話給我：

在作重要決定之前，先與天主商議，並以祂所賜之特恩作為考慮之重點，與天主共同決定後，每思及此事，心感平安與喜悅，此乃承行天主旨意之標記。

謹書以上數語以嘉勉晉德向前邁進之努力美基於此亦有功焉

這段話，從此就成為我做重大決定時的重要參考。

8月22日是單樞機逝世5周年，這天一大早就接到電話通知，賈公已於清晨7時40分安息主懷。兩位神長生前即為好友，更與基督服務團的鄭爵銘神父合作，一起培育青年，也都曾擔任過花蓮教區主教；賈公到花蓮靜養後，所住的房間更曾是單樞機住過的。現在天主又在同一個日子將兩人召回他身邊，不得不說這真是天主奇妙的安排。

賈公離世，讓我又失去了一位人生導師，我雖感不捨，但也要為賈公脫離病苦，光榮地自人生畢業而高興，更終身難忘賈公的身教。



▲聖德蘭姆姆訪台時，賈公親至機場迎接。



▲單樞機與賈總主教追隨鄭爵銘神父，一起培育青年。



▲在比利時深造，賈公仍不忘中華文化。



▲賈總主教的牧徽，一生奉行「求為人役」。

春風化雨一教人



▲在台南教區晉牧時，羅光總主教親自為他穿上祭衣。



▲1951年晉鐸時的盛況

想起賈總主教，腦子裡就浮現出初識他時，神父戴著法國帽，笑容可掬，親切和藹，殷殷垂詢的樣子。一幌已是50多年，那印象仍是那麼鮮明。

剛進入成功大學，就在台南教區天主教大專活動中心認識了我們的輔導——賈彥文神父，跟認識晉德幾乎是同一個時候。在我倆的生命中，賈神父是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在無形中對我倆影響最深的一位神長。

如沐春風 關懷照顧學生無微不至

每當對人提起，我們是賈神父的學生時，總覺得驕傲、幸福，更感謝天主賜給我們一位這麼可親可敬的神長。他對待學生的態度是無為而治，可是沒有一個同學不敬愛他。畢業後，陸陸續續從同學口中，知道賈神父對同學及同學家人的關懷真可說是無微不至，不論是經濟上的、生活上的，賈神父無不關切，無不盡力幫忙；與賈神父在一起，毫無壓力，只有「如沐春風」4個字可以形容，賈神父讓每一個跟他相處的人都覺得自己是神父眼中的好孩子，是天主的好兒女，也讓每一個人願意更努力，不忍心讓神父失望。真的，賈神父就是有這樣一股無形的力量。

在1960年前後，許多同學畢業後透過賈神父的幫忙，申請到獎學金赴歐洲留學，有1年暑假，賈神父赴歐洲訪問，

一時之間，許多留歐同學都趁此機會結婚，希望在賈神父的主持下完成神聖的終身大事。那時我和晉德正在美國讀書，好希望賈神父也能來美國，那麼我們也可以在神父的祝福下接受婚姻聖事，但這個心願終究是沒有達成，雖然這是我們一個小小的遺憾，但這麼多年來，能與賈神父保持密切的聯繫，賈神父對我們的關懷也不曾稍減，不能不感謝天主。

晉德在工作上每遇到困境，或面對進一步的挑戰時，總是會去請教賈公的看法。他曾經提醒晉德，每當做決定後，若感到平安，那就是承行天主旨意的標記。這不僅對晉德，對我們大家都是獲益匪淺。

大風加力 勉勵承行主旨生活成聖

賈公一直最愛聖女小德蘭的靈修，過去幾年每年夏天，他都到法國生命之母會院住一段時期，過專務祈禱的生活。

有一年賈公自法國來信，信上說：「8月15日到北部小德蘭家鄉里修主持了一些典禮。雖數千人參加，非常隆重，但我心中只有『靜靜祈禱』，為你們全家、服務團、我們的國家、教會……，在小德蘭去世的床前曾『點名』祈禱了老半天。我想起了〈大風再吹〉：

大風起兮晚餐廢 聖神降臨兮新人生
遠播福音兮達四海 服務犧牲兮愛無止

多希望新的大風吹起新的未來！祝全家平安

不忘晉德的工作，大風加力兮，萬事順。」賈公也常以雷鳴遠神父的「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勉勵人，2001年賈公生日時，送給每人一本《遺愛綿長》，並以書中雷鳴遠神父的話勉勵大家：「為榮主教人，百歲不為多，要堅強地活下去，要永遠積極！」這些寶貴的訓勉，我們非常珍惜，更不敢忘記。總主教的一言一行，點點滴滴，都在我們身上留下了印痕。

及時探望 緊握雙手化作無限祝福

就在今年6月底，賈公因小中風及肺炎住院，很想去探望，卻一直沒有行動。直到8月20日晚上，賈公晚年最信賴最鍾愛、待賈公如父的小友雯玉告訴我，若要探望主教，次日務必來花蓮一趟，言下之意，遲了恐怕來不及見主教一面。這次不敢拖延，立刻上網訂票，折騰了許久，終於訂到次日一大早的車票。晉德因那天有要事走不開，雖央求我是否再等一天與他一起去，但深恐再拖延會造成遺憾，還是於周一的一大早獨自來了花蓮。

賈公已出院回到保祿牧靈中心休養。看到賈公比起我與晉德4個月前見到他時更消瘦、虛弱了許多，也已無法言語，心裡酸酸的，只能緊緊握住他的手，知



▲2012年，老學生們為賈公慶祝88歲壽



▲左起：賈總主教侄兒賈占英、歐晉德、賈總主教、李文瑞。



▲成大中心的學子們深愛如兄如父的賈神父(左二)



▲在魯汶騎著單車，超帥的活力神父。



▲賈公的講道幽默而有深度，收錄在《香風化雨一牧人》書中。



▲黃兆明主教非常感念在答覆聖召的修道路上，深受賈公(左)的鼓勵與照顧。

懷念賈彥文總主教的殷殷教誨

■文/黃美基(成大校友·基督服務團團員) 圖/基督服務團·真理電台



▲在羅馬傳信大學時期



▲春風化雨一牧人



▲朱經武學長最愛愛賈公，2012年邀他參加台灣綜合大學系統校長佈達式。



▲歐晉德夫婦帶著賈總主教(中)一起參觀北二高的壯麗工程



▲光明靜好是賈公的心境寫照

道這次他真的要回家了。

不一會兒，居家安寧照顧的兩位護理師來為主教護理。她們兩位一邊照護主教，一邊好奇地問：神父年輕時是什麼樣的人啊？

我和婁玉立刻回答：「是一位溫文爾雅，很有幽默感的神父。」

親如家人 簡單相遇有天主的恩典

思緒立刻回到54年前剛進成大時，在位於大學路的成大天主教大專活動中心——我們稱之為「中心」——初次見到笑容可掬的賈神父的時候。從那時起，我的大學生活就與在「中心」的生活劃上等號。每思及此，就感到當年我們這些學生是何等幸運，能時時在賈神父身旁親近他。神父自己也最懷念這段日子，他在晉鐸金慶感恩祭中曾說：

「在我生命當中，記憶最深的就是在成大天主教大專中心(簡稱中心)的日子。記得我中風以後，許多名字都忘了，但，一提起中心的同學，都會想起來，天主特別讓我跟大家有接觸，大家跟我，彼此之間的接觸很簡單，但有很深的結合，這是天主的恩典。也因為有

台南的這段經驗，使我對任何人都很真誠，都很願意與別人結交，好像一家人一樣。」

賈公退休後，健康漸漸走下坡，加上聽力不行，於是在2000年到花蓮靜養。初到花蓮那些年，我們常常電話聊天，他有什麼事想不起時也會打電話給我，他常戲稱我是他的百科全書，至今難忘那段時日，一拿起電話就聽到他開心的聲音叫我：讚美基督！

好像也是從他搬到花蓮那年起，每年1月17日他過生日，我們這些老學生都會很有默契地去花蓮為他慶生。最初幾年，賈公會主持感恩彌撒，跟大家聊天、吃飯、散步。一年一年地過去，主教健忘的情形更嚴重，聽力更退步，精神體力也大不如前，於是，只跟我們一起用午餐，然後就必須回房休息了。

期勉成聖 事主愛人都要愛得徹底

前年(2015年)，賈公90大壽，他在成大最早的一批學生中的華祈石發起為主教大規模慶生，於是許多白髮蒼蒼的老學生不辭路遠回來探望。那一天他很開心，原有的幽默也絲毫未減，雖然許多同學他已叫不出名字，但只要看看名

牌，他就露出孩童般的純真笑容。大家並不在意他是否仍記得自己，只想再看看令人懷念的、可敬可愛的老主教，也就心滿意足了。

21日那天探望了賈公後，心裡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在回程的車上，過去的事湧上腦海。想起當時木訥內向的我，居然一進大學就交了朋友，家母不放心，還去向賈神父打聽這個朋友是否可靠的往事，不覺莞爾。這時突見窗外一道雨後彩虹，心裡有一絲感動和安慰。

回到台北後，第2天(8月22日)起床後不久，就接到賈公已於清晨7:40安息主懷的消息。這天正好是單樞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個性一剛一柔的兩位神長，生前即為好友，一起培育青年，合作無間；現在又在同一個日子蒙召回家，不能不說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

昨晚重看了一段錄影，是賈公在2011年晉鐸金慶感恩祭上的簡短談話。他說：「我今年88歲，生命的結束很近了，不知道還能活幾年。最後的努力是什麼？我要謙虛、真誠的說，要努力成聖。我在紙上偷偷地在這裡、那裡寫下『成聖』兩個字，好提醒自己。天主是



▲單國璽樞機主教(右)與賈彥文總主教兩位莫逆之交，在1967年一起合影的英姿。

愛。想要愛人愛得徹底，就要做天主的好兒女。請大家彼此代禱，一起往成聖的路上走。阿們。」

當時88歲的神父，依然謙虛地期勉自己走在成聖的道路上，多麼讓我們感動。不禁深深地感謝天主，在學生時代就讓我們有神父的陪伴，開啟並豐富了我們的生命、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小小天使容容 紀念賈爺爺的文

■文·圖/基督服務團



▲晚年照顧賈主教的小天使——趙雙玉姊妹

容容是個9歲的小女孩，住在花蓮。她常隨著媽媽去探望賈主教爺爺，陪爺爺玩，逗爺爺笑。嬰兒時期就領洗的她，正是由爺爺付洗的。

8月22日，爺爺回到天鄉了，小容容說，她要把去醫院探望的事寫一篇作文，來紀念爺爺。這就是容容的文章：

今天我去門諾醫院看爺爺，爺爺哭了，我幫忙他擦眼淚。

讓我想到了上個月發生的一件好玩事兒，就是媽媽請我幫忙爺爺按摩，爺爺說：「好了，好了，休息一下！」

我和爸爸媽媽都笑了，因為按摩就是一種休息呀！為什麼爺爺還要再休息呢？真好笑！

善良的容容有個善良的媽媽，容容的媽媽趙雙玉姊妹是賈公晚年身邊的小天使。我們這些主教的老學生，常感謝容容的媽媽婁玉對賈公無微不至的照顧，其實婁玉照顧主教，純是因為她喜愛單純的主教，以愛父親的心去愛賈公，並不是受任何人之託才照顧的。賈公晚年有這樣的母女陪伴，相信他也感到幸福溫暖！我們也為此感謝讚美天主！



▲基督服務團團員趙雙玉姊妹照顧賈主教無微不至，是他晚年最依賴的人。◀小容容是賈主教的忘年之交，是他的開心果。